息庵集
五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目録

疏箚 九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

疏劄

代族大父新溪金公坰爲其先祖 贈領議政

權請謚疏

伏以崇奬忠賢有國之先務顯揚前烈人子之至情苟以格於視秩而不與太常之議嫌於言私而莫暴祖先之懿則是徒知守格而不知失彰善之要徒知形嫌而不知犯遺親之罪此微臣之所大恐而不敢苟懷泯默一陳臣祖忠節之大略以祈節惠之典者也伏願 聖明少賜省納臣祖 贈領議政臣權早

遊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之門深得淵源
之學遺事　宣廟歷踐臺侍嘗指斥賊臣鄭汝立之
奸凶爲時輩所忤未幾汝立謀逆事覺時臣祖適居
憂于盧　宣廟即問金權安在至奬以先見之明及
至昏朝幽辱　母后奸臣縱臾廢論又起臣祖方散
秩家居乃奮然獻議曰納君無過微臣愛君之至誠
終始全恩聖上處變之大德千載之下與舜並稱區
區之望也遂竄江界旋移務安壬戌春初流聞西宮
驅儺之夕變有不忍言者遂號泣不食十餘日縣監
辛弘立爲懸其志設酒往慰即二月初一日也臣祖

北向痛哭因謂弘立曰今日非 先王忌乎纍人之
死尚遲矣顧子弟命速治喪具弘立亦泣不能言終
其去亦不敢言杯勺夫知有綱常而不知有身甘心
百謫爲國一死固臣祖平昔之素所蓄而訖言乍傳
沉痛自隕白首丹衷國人所悲此非特臣一家之言
也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卽其日首褒曩時守正之
臣生者還之擢以近列歿者奬之貤以崇秩臣祖亦
得例 贈議政府左贊成俄復以特旨加領議政又
嘗 下教曰恨不得令金權相予以丗治道 玉語
丁寧哀奬實至雨露至渥縱無物而不霑天地鴻恩

若有偏於臣祖九原有知亦必爲之感泣而圖報唯
是贈謚一事曾未上請此實由微臣之不肖而盖亦
待公議之或發荏苒因循以至于今時月已遠故事
寖微而失傳舊德凋零流俗不知其可貴倘使朝廷
顯忠之典猶未克廣而臣祖易名之狀終不得舉則
非但微臣私恨無窮亦豈不爲 聖朝之一闕事也
臣竊聞國朝舊制若非實職階正二品者不得謚然
盖亦有爵秩未准而得謚者有道學則謚若叅奉臣
徐敬德之謚文康是也有節義則謚若提督臣趙憲
之謚忠烈招討使臣高敬命之謚文烈是也至於近

曰旌贈尤茂參判臣金長生以醇學長德而諡焉參
判臣鄭蘊以勁直卓節而諡焉水使臣崔震立以力
戰死事而諡焉則臣祖於國典例得之資雖尚有一
階之未准於道學特施之倫雖未可一槩而相比乃
若抗片言而扶綱常其節豈下於封章斥寇倡義討
賊闡流言而墜厥命其忠豈殊於剸刃闈城橫屍疆
域今臣此言雖涉僭妄其在情實不爲無據倘蒙
聖明一垂睿察特繼　仁廟之志俾加先臣之諡則
非特將死微臣歸見先臣於地下之有辭其於國家
之樹風聲而勵後世也所補豈淺淺哉臣以螻蟻至

叨受恩　先朝常思糜粉以報涓埃而年耄才綿一無以效從將私懇仰瀆　垂旒微情所激言率意僭惶恐隕越無所逃罪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代館學儒生李宣岳等辨斥嶺儒金鋼等詆誣兩賢事疏

伏以臣等頃以文成公臣李珥文簡公臣成渾從享文廟事敢秉擧國之論屢塵　九重之聽非不知得准與請獲覩盛儀之爲快而適以　聖候違豫之日久其在分義瀆擾之是懼徊徨悶嘿黽俛而退指期後日將有待也不意玆者嶺南儒生金鋼等怪鬼之

徒又復掇拾奸兇之餘論詆誣先賢悖妄自恣有若
與前日南重維輩相約而起者噫噫亦痛矣臣等前
因重維之疏旣已略陳兩臣被誣之端而今於鋼等
之說其所假借構揑之狀又有不可不明辨而痛斥
之者玆敢爲 殿下盡其說焉嗚呼今日之爲邪議
而誣二賢者必以李珥之早耽禪學成渾之未赴
國難爲口實今鋼等之言亦不出於玆二者李珥之
少時志學悅其近理弱歲遭喪又不能無感於冥薦
之說其始盖亦出於事亡之孝求道之切而未及周
歲便覺其非卽訪李滉於嶺外千里之地親承旨訣

專心著力於居敬窮理之實大爲李滉所推重滉嘗貽書於珥至有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謬者固不足論亦有始正而終邪中立而兩是陽排而陰右唱程伯子張横渠朱晦庵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眞源等語今鋼等之所斥以爲論而顯示譏切者無亦指李滉之斯言而發耶且滉書所謂中立兩是陽排陰右云者盖有感於吕希哲張子韶諸人之事而言也夫希哲見推程門子韶名爲篤學猶未免乎晩節之差誤而李珥於始學之日便能返正於

既逖之後則滉書所稱大智大勇者卽珥其人耳今之欲以毁李珥者適足以益彰其改過之勇向道之誠而已又焉足以病李珥也耶如以珥戊辰引咎之疏輒謂之自道以之攻珥則朱子之其於釋氏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云者其亦可謂朱子之自道而直以爲攻朱子之斷案也耶若其早値家釁直入叢林等語此又誣罔之甚者往時若故臣李有慶及文忠公臣張維諸人皆審知珥之未嘗斷俗而憤邪說之惑人或疏之於封章或見之於論著俱足以爲明證的據而其爲此說者不過奸人宋應漑等之餘

徒耳今鋼等不信長德之緒言而徒仰乎群小之口吻則其亦可謂失其心也至若成渾本以山林之士方其養道丘園潛心墳典則榮名文繡固非渾之始願而及乎誠深聘招禮隆賓師則便訣堯舜亦豈渾之本心哉唯其黨論日熾邪人乘隙遂爲賊臣汝立輩所讒間終入鈎黨之目至編朝堂之榜則雖逢壬辰之難而渾以罪累之臣未有收石之命仕渾之道始所自守不過王蠋之耕野終若不幸欲次萬里之投袍而匕其所自列於行朝之啓者既詳且悉進退出處渾豈有所苟焉哉方 宣祖太王之蒼黃去邠

也雖在京朝士亦有未及知而隨　駕者其追及於間路者有之其始聞於翌日者有之成渾之家去大路不啻數十里之遠則其未及出謁固其勢也奸人弘老輒指江岸村舍以爲渾之所住而至對於　上曰渠於此時豈肯來謁厥後賊臣仁弘旣以崔永慶之死於己丑之獄爲故相臣鄭澈之罪而猶未足以快其心也又以是斥渾曰渾亦黨奸殺士噫噫弘老之奸有浮於指鹿仁弘之讒又足以銷骨則二兇之事言之痛心嗚呼　宣祖大王壬寅之歲卽帝堯姑試伯鯀之日而今鋼等所稱壬寅之批者卽慈母投

杼於累至之言者也夫以仁弘賊賢之心盜竊虛名
廣張淫威熒惑構揑何所不至而唯彼無識之徒尚
且紹述其緖餘奉此之論有如金石況其欲誣先賢
動引 先朝者此又仁弘借 宣廟之批以斥李滉
之遺智則推鋼等之此心是亦必以己卯神武之禍
眞爲趙光祖之罪案而袞貞網打之計爲出 中廟
之聖心者也其所造意吁亦慘矣鋼等又復斥言兩
賢臣學術一則曰高自標置一則曰立異先賢噫噫
鋼等渠安足以知所謂學術者哉苟以鋼等之說而
觀之則凡古昔儒先之立志超卓克造高明者皆將

不免於標置之講究疑難開發知見者亦將胥入
於立異之律夫顏子大舜何人胡安國以明道自
期則顏子胡氏其可以標置譏之也耶伊川大學差
異於明道之考定晦庵本義自別於叔子之傳易則
伊川晦庵亦可以立異詆之也耶且李滉之於珥其
所貽書往復固非一二尤爲的確之稱嘗發於論主
一之義見甚超詣之言又發於攻定仁說圖之時而
其論中庸費隱處一則曰說得儘當一則曰此意甚
善若此之類蓋亦多矣至於臨瀛一書有曰高才妙
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唯益以遠大自期

勿以小得自足云者此實愛重奬許之極而今鋼等只將滉書中箴警之一段欲爲攻斥李珥之資斧此誠欲巧反拙有不滿一笑者矣至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論李珥之所發揮雖與李滉或說有不同者而要之洞見本原剖析精微多發前賢之所未發眞所謂聖賢復起不易斯言者只恨當時李滉已沒未及相質使滉而及見珥之斯說則亦安知毋自欺之章不更定於朱子臨沒之日也嗚呼自古聖賢之遭讒謗者何限而桓魋臧倉無損於孔孟之大德章蔡何胡不害於程朱之正學則曩昔汝立之肆毒仁弘之逞

誣及弘老景虎等數三奸賊所以譖訴於兩賢臣者
庸何傷於日月之明而所可恨者今之爲異議者如
非其父兄嘗被斥於二賢則必是先代嘗附會於醜
正之論以懷私挾憾者之心而加以熟習於詿誤之
說凡所以譸張放縱甘心出力以追論關洛之學者
不特一繼祖而已矣至於今日鋼等之疏其所以偵
伺億逆嘗試 聖意者尤極巧密知 聖明之所持
難者常在於 先朝之未許則鋼輒曰 仁祖之所
嘗斥孝考之所嚴杜知人君之所深惡者常在於黨
論則鋼輒曰爲當路者所主張知人君之所深憂者

常在於官不事事則鋼輒曰國家安危曾不憂念終乃曰斥邪議而扶正學噫噫奸人之同極其至于此乎前者宋時瑩等之請從祀於 仁祖朝也 仁祖盖嘗不許矣而然而又有于非以道德不足但以從祀事體極重不敢輕易許之之 教此則故臣文孝公趙翼諸人之所親承也其後洪葳等之更請於 孝廟朝也 孝廟亦嘗不許矣而然而又有兩賢碩德乎豈不知之 教此則故臣領議政李敬輿諸人之所親承也二 聖之特諭若是其丁寧諸臣之受教又不啻明白則今日鋼之所云云其不幾於誣先

先朝而欺殿下乎且臣等竊嘗聞之嶺南舊日素多
先輩若文忠公臣柳成龍文莊公臣鄭逑文康公臣
張顯光文肅公臣鄭經世諸人卽南中人士之所共
尊仰之者也成龍之於李珥則至有文靖聖人之歎
而若逑若顯光若經世亦皆尊慕兩賢其發於言語
見於論撰俱有不可誣者今者此輩不信乎成龍而
信仁弘不信乎逑顯光經世而信景虎諸裁豈以仁
弘景虎有賢於成龍逑顯光經世也耶嗚呼君子之
澤易斬奸孽之毒愈熾以嶺外儒賢之邦爲仁弘徒
黨之藪自仁弘之死今已四十有餘年矣而其遺禍

餘烈猶有未盡除者誣辱先賢之椰櫻既倡於前僞造御批之裕道繼出於後而及至今日之鋼等又是櫻裕道之餘徒則口誦兇賊之遺言而白以爲正學力詆先賢之道德而斥之爲邪議欲以張己之氣燄則以若干醜慝之輩輒增其名數欲以沮舉國之群議則以八路公共之辭謂出於和附凡其開闔伸縮恍惚閃鑠隱然有脅勒朝紳箝制善士之意臣等實未料 聖明之世乃復有如許悖亂之徒也伏惟聖學造高天鑒孔昭前於重維等悖妄之舉亦既已洞察而深斥之矣今者鋼等之事又不特重維之比

而已其不可苟焉受之不一明辨以長奸人之氣以
沮正士之志也明矣伏願 聖明洞燭群小之情狀
深信儒賢之事行其於毁李珥者即察其資禀之高
而無害於大德之成就其於毁成渾者即察其處變
之正而不愧於古人之出處而至於其他構飾之辭
並皆覷破其奸僞明示其好惡則庶幾邪說以息而
治道以明士習以正而斯文以光是豈特臣等之幸
也抑亦國家之幸也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代德山儒生韓晷請許其祖 旌閭之典疏

伏以臣伏聞褒勸臣節有國之所先顯揚先烈人子

之所急苟或旣褒矣而猶未盡褒之之道則亦可以
其恩數之繁縟而輒靳應施之典旣顯矣而猶未盡
顯之之實則不可以其祈請之煩猥而遂沮顧恩之
恍此臣愚不肖之所以將臣祖父故忠 贈兵曹
叅議南平縣監臣楯殉節狀三上疏上言於 孝廟
之朝而今又大聲疾呼以請旌閭於 聖明崇
奬義烈之日也伏願 聖明少垂省納焉臣祖父臣
楯少登武擧嘗 宣祖壬辰島夷之變方守南平 率
鄕兵北上禦賊於錦山是時倭賊深憤乙卯湖南之
敗簡精銳直犯兩湖故諸路之中惟錦山之賊最衆

又最驍銳義兵將 贈忠烈公高敬命兵先敗而死
文烈公趙憲自淸州移兵而未到臣祖父臣壻遂獨
與大陣相抗終日搏戰力盡而死死後十日憲兵始
至又戰死一邑之境旬月之內三人者盖相接踵而
死於節此臣祖父臣折殉國之大畧也臣少嘗聞臣
父仁英之言 宣廟嘗命列邑隨臣祖父家屬所在
存恤而廩之飄轉兵荒能得不死云此卽 宣廟朝
待高趙二忠臣家之恩例則其於褒奬旌 贈之典
宜若無所異同而臣父獨未之能知也臣則又是鄕
曲愚昧尤未有知識其所自出於家庭之所傳者不

過南平是臣祖佩符之邑錦山爲臣祖殉節之地晩
而獲聞朝家已嘗褒録錦山戰死諸人至於高趙二
臣幕下以義勇聞者并皆甄奬臣遂於 孝廟初載
褁足上京一 上言於 駕前繼又上疏陳之事下該
曹輒以事在久遠援證茫昧爲言臣奉 旨抑鬱彷
徨悶泣以自怨自痛而又自恨其無他左驗也乃於
乙未十月南下南平試訪于故老則彭金者故及唱
石崇之子也彭金言其父石崇曾從臣祖辛勤於錦
山親見九邑守令列陣待賊昌平縣令以先鋒先迭
臣祖在後勒兵馳入搏戰佩印而死云又石崇每於

八月初八日却肉下食曰今日韓等戰亡之日也又有官婢禮英者年八十餘亦能言臣祖逢刃左脇而亡臣於是始益聞其所未聞而臣猶以爲此口傳也無以爲信也又遂呈于本縣求見先生案縣監洪處深出故案而示臣祖名下書庚寅十月到任辛卯七月設築山城壬辰四月總罷同年八月初八日錦山松峴禦倭諸將齊潰獨抗節以死臣於是始得見其所未見而臣以爲此庶幾爲明證實記也又遂再上疏言之該曹始請議于大臣又查下本道繼伏奉特旨贈祖父臣楯兵曹參議噫自壬辰至于戊戌巳

六十七年矣六十七年之後朝廷始知臣祖之死實死於忠而臣祖亦遂始得名之爲忠臣暗昧者以明湮鬱者以伸耿耿孤衷終克著見於斯世是雖使生者靡骨死者結草其亦何以報國家發潛燭幽之隆恩哉臣竊伏聞　國家章程其所以施褒顯之典者其秩有三有復除賦役者此使之免於役而已也有贈加其爵秩者此使之榮其身而已也有棹楔其門閭者此使之爲鄉邦之矜式也苟以臣祖之許國捐軀視死如歸者而論之其法所應得似若不但在於一之下三之上而已也然臣又竊伏惟念孝子不責

愛於父忠臣不祈賞於君方臣祖之遇賊而授命唯
知其殺身成仁而已舍生取義而已夫寧有一毫望
報於他日之心哉况今所比絜較量只在於高下長
弟之間而與昔之全不記録有異則輕亦恩也重亦
恩也由是祗奉德音感戴洪渥退而守先人丘墓者
又十餘年矣昨歲臣偶因人復聞錦山有諸死事臣
祠宇高趙二臣外又取其幕下忠義之士若揶彭老
李光輪等五六人並享於一堂而臣祖亦得與於其
間云臣始聞而驚蹶然而起復遂贏糧南走展謁於
遺祠且諦審其綴食之列則臣祖位在縣監邊應井

之下正宇高因厚之上於次爲第九臣又求見其所謂死節記者其記曰南平縣監韓楯清州人也爲人慷慨少有勇力壬辰之亂爲南平縣監聞倭賊入寇錦山殺害生民其時守令皆遁走而偷生楯獨佩印綬率兵五百直向錦山結陣于梁丹山與賊終日交戰勢盡力窮遂死於敵臣受讀以來不覺涕淚之涔淫盖自恨迷頑不肖始既不克知臣祖義烈之如此後雖粗得於南平舊案之所記又尚不克知錦山之已並俎豆於高趙之遺祠表章顯揚之至於如此也臣於是又竊伏念昔臣之所嘗目陳者則是猶可諉

之以子孫之私於祖先也南邑之所嘗行查則是猶
可誘之以邑人之私於舊守也而至若錦山遺祠之
所享實是兩湖人士之所許百年物議之所允盖嘗
質之以名儒賢士大夫之公言公見而定之此足以
知其選也則今雖特許以棹楔井里俾得爲鄕邦之
矜式宜若不至於濫也臣又竊伏聞趙憲幕下義士
如郭自防諸人雖未得祔列於祠享亦旣並旌其閭
則如臣祖之獨率縣兵先憲赴敵而死者雖其平生
樹立未敢與憲比並而苟論其忠功義聲則夫豈不
及於自防諸人之下也而況今者湖西一路雖小善

末節俱得旌奬而獨於臣祖乃終闕然而不擧猶且日旣褒矣旣顯矣此亦足矣而已則是豈不大乎於聖朝崇奬義烈酬忠報功之盛意也哉今臣之更瀝肝血干冐鈇鉞顯訟不已者亦非敢只爲死者希褒微恩有所比絜較量而爲此言也伏乞　聖明特賜鑒燭卽命該曹更加確議將臣祖父忠臣　贈兵曹叅議南平縣監臣權特許以旌閭之典以勸忠節以樹風聲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不叅處置後自列疏 乙巳正月爲修撰時

伏以臣於再昨本館之處置兩司也適値諸僚俱有

事故只與副修撰尹深沈梓等二人會議之際臣以爲自古置執政固非一道雖以唐開元之盛論之姚宋之外張說尚文杜暹尚儉而張嘉貞則又以吏能並相時人以爲各盡所長况於今日人才眇然雖捨新相亦未見其優於此者則李㙫之言實甚狂率金禹錫以下雖以噤嘿爲避而皆可出也且自古人主之於言者雖極謬妄亦不之罪者非爲其人也爲言路也則　聖明之所以罪李㙫雖出於懲抑妄言慰安相臣而殊有乖於廓擁蔽務寬容之道頃者大司憲李一相身爲憲長面承　玉音而旣不能誠心爭

執或稱言者或稱病狂前後語意殆無倫脊終又欲
移其論罪之事於大臣許多恇擾之狀殊無憲臣風
采此可遞也沈梓則亦以禹錫以下固無可遞而一
相引避之辭枝節太多是非不明吾欲以此論遞爲
言而尹深以爲其日同對旣得減等則此亦足矣一
相亦可出也反覆移時梓則折入於深而臣愚膠滯
之見終始參差不敢苟然同參於拜劄之未列而出
矣卽今事端輾轉至此臣之情跡一倍危蹙臣旣有
伸救李壄之罪又有欲遞不當遞之憲長之失不敢
自隱悉此陳暴於　嚴威之下伏乞　聖明下臣此

疏於有司明議其罪俾無倖免之患不勝幸甚時允李登及憲府來時茾等二人遠竄之令

辭副修撰疏 乙巳三月

伏以臣有罪責輕無能寵渥遽罷未久叙復自如籲呼未遂每爲喉舌之所阻黽俛苟出實無顔面之可施方且踧踖憂愧內自訟尤而已再昨兩司處置歸於本館臣隨諸僚之後相議遞出區區意見蓋已略具於劄辭矣大凡臺閣論議雖嘗以激峻爲主然固不若從容得當之爲貴頃日　聖上之特命尹善道南配者非謂善道罪本可貰也伊時登　對大臣三

司之將順 聖教者亦非謂善道固宜於饒假也
上軫念舊之義下體好生之德旣咸旣恖誠不見其
大有差謬而至於大司諫李慶億諸人則又嘗極論
善道之罪或以一律或以加等爲請者其於惡惡嫉
邪爲國家深長慮者亦何渠不及於李東溟而始焉
爭執終乃奉承則前後重輕自有斟酌故臣於立落
之際遂并與大司憲鄭知和而出之矣今者兩司長
官相繼更避至以臣等請出爲出於意外則臣之謬
妄無解言議失宜之失至此而愈加著矣其何敢晏
然盤礴於公論之地抗首伸眉以復言是非乎伏乞

聖慈俯察微臣危迫之懇亟 賜鐫罷以謝公議

辭副校理疏

伏以臣前忝館職猥陳一疏只以少露其私悃亦知大乖於公義譴罰之加實所宜幸而劾遞之論乃從輕減下積愆戾上辱 鴻渥郎署待罪旹已崇矣不料玆者復承誤 恩至今債敗之餘蹤更玷論思之近班臣自聞新 命慙惶震悚益不知置身之所也夫以臣至愚陋無所比數軋茁之文徒事於雕蟲蒙蔀之學不異於面墻講讀顧問固非瑣劣之所輙忝竊而況今於已試之後又復處非據之地則此豈微

臣私分之所得安者乎噫今夫工匠技藝之流猶必能於其事而後可以受人之食今有工焉責之以事則曰吾所未能與之以食則乃安然而受之人之見者皆必嗤點之爲賤工矣臣於曩者當事之時旣已緘口於是非之際及今承乏之日乃復抗顔於言議之列則此卽賤工之不若矣微臣一身之喪失廉隅有不足言而其於辱 朝廷而羞當世何哉此尤臣之惶愧踧踖而不敢冒進者也伏乞 聖慈特垂鑒燭憐臣至懇非出飾讓將臣職名夬 賜遞改以安微分以重近列不勝萬幸

辭參畫書進所懷疏 乙巳十月

伏以臣昨在試院荐感風寒而試事至重力起考校未及復 命又聞穉孫女息之訃驚哀之餘症勢益劇歸家苦痛頭部如碎寒熱相搏咳喘隨發不得不冒昧謁告以圖休沐而辭單未入 召牌忽降臣雖愚迷亦粗識不俟駕之義非不欲祇承 嚴命而床席之身無以自力竟負違慢之戾又犯闕直之科一身二罪只俟罷遞而第以問備徃復例致遲延奏當判批亦必費日則以臣應罷之人又何可苟且因仍久玷 經幄之班乎伏乞 聖明特鑒微懇亟於未

及勘律之前先賜罷退以公以私不勝萬幸且臣竊
有區區所懷涉於愚妄而當　聖上遇災修省特詢
近列之日不敢以戴罪自嫌略效芹曝之獻亦願
聖明俯察而財幸焉嗚呼皇天之所以仁愛我　聖
上者可謂至矣前歲之彗卽數十百年來所未有之
災也當彗之始出也　聖上之所以憂遑震惕激厲
興發者雖商宗周王無以過此一此而不懈則夫豈
特弭皇天之警怒而已蓋將以致中興回至治而無
所難矣曾未幾時妖彗幸消而一日二日　聖懷漸
紓震惕者變以爲沮縮興厲者易以爲弛惰以當日

避殿減膳之心而復轉以爲平日宴安姑息之心矣以當日求言修政之心而復轉以爲平日輟講停務之心矣是何周歲之間 聖心之傲肆檢放不齊之至於此耶今者天戒又作冬雷荐發轟轟燁燁光恠非常此固無他仁愛之天蓋欲以復警我 聖上之心以鼓其沮縮之氣以振其弛惰之政耳 聖上於此其可不思所以體天之心答天之譴以盡其修省之實以之而率厲臣工蠲恤民隱變委靡牢鑿之陋習而爲滌蕩振刷之宏規乎抑臣讀大易得一說焉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夫雷之出於地者蓋

有樂之象焉今以純陰之月乃有虩虩之震則是無
乃皇天之有戒於非時之鼓樂耶今此進宴之設固
是以國爲養萬不可已之擧而第念王者之孝異於
匹庶之孝夫必行布筵設席擧樂稱觴而後以爲壽
者此乃常人之孝也至於奉 宗廟安國家以四海
之歡心以爲壽者唯王者之孝爲然目今冬雷晝星
天災孔棘禾損菽無民事轉慘俯仰四顧憂虞溢目
微臣愚妄之忱竊以爲維我 東朝亦必蹙然不寧
於今日之受此樂也倘 聖上亟下姑罷之命更俟
時和歲豐而爲之使吾民之有父母者皆得以歡忻

鼓舞同此樂焉則其於王者事天事親之道豈不兩
盡而無遺憾乎夫曩者溫泉之效可謂至神矣祛
聖躬積歲之沉痾啓我東萬世之洪慶雖在 祖宗
朝屢次巡駐之日若論其效蓋未有若斯之神者也
今國家方事興造有明歲之計而 慈聖亦且遠臨
云臣愚竊伏想 聖明以 慈候於今夏違和最久
而局醫技拙恒劑效遲則不得不有此奉駕之意焉
噫非樂而爲此也將以醫 君父之疾也豈有不堪
有不可暇恤事有難便亦不可暇顧則其誰敢曰未
可也然而微臣愚妄之忱竊恐今日之爲計又不若

曩者之計之爲周詳也夫 聖侯之宜於溫泉則言
之久矣粤自癸卯之夏已有置傳汲取之事亦已少
試之矣厥後 聖躬連歲未寧症候不一而苟究根
源固無非濕熱之爲主故雖非從事軒岐之門者皆
莫不明知其有萬無疑而及乎鍼藥皆無所可試然
後玆議也乃决今者 慈聖之候必宜於溫泉萬萬
無疑者其果如曩者 聖候之比乎其鍼藥之皆無
可施者其果如曩者 聖候之比乎况彼諸醫之論
譬如狃勝之將難以語兵風聲所及亦多從而靡者
此可謂至不審也今乃以不審之議而决至難之行

此臣愚所謂今日之爲計又不若曩者之計之爲周詳者也嗚呼常人履屐之間猶不可以不愼而況玉趾之臨至於數百里之遠耶至於得志而再往尤爲邵氏之明戒 聖上於此亦宜惕然反顧劃然改慮罷不急之興造而熟思而善圖焉嗚呼玆二事國家擧措之大者也而臣旣得而妄言之則臣請復言今日之民事方今民生之困悴可謂極矣以一身而爲數人之役以一戶而萃數口之征以一歲而輸數年之稅嗷嗷怨讟八路皆然而國家之所刻法督意每不少恕者唯在於積逋之徵退賦之捧徵臣愚妄

之見竊不知此果何計也夫積逋之弊前後諸臣論之累矣蕩減之議蓋嘗一發於今春事幾行矣忽復爲操切之言所中格其所謂必須明查指徵無處與否者卽使斯民不得蒙其澤之言也夫旣曰指徵無處則此必以隣以族皆無可指者也此必不待蕩滌而皆無可以著手者也以此而蠲文簿則可也又何可借此而虛寄美名以爲愚斯民耳目之資而已乎嗚呼留之不足以得國粟去之則可以得民心蠲其虛簿以施實惠計莫善於此者而今者必欲擁其虛簿以招實怨則臣竊未知此果何益於國家耶假使

虛簿之中果有一一指徵之處得以浚殘民之膏血而想其催歛亦必無多矣而況自有明查之令今世之所謂才有司者舉皆詰良如詰盜德音未遍於窮閻而愁聲已徹於蒼穹則臣竊未知此果何益於國家耶至於退捧一事其始也本欲爲惠於民而終至於爲民之大害夫民既不得納矣國雖不捧於民而猶可以支也故於是而有蠲減之意而今既不得捧矣又不忍便棄之於民故於是而有退捧之令其所謂退捧者卽今日之所以爲積欠者也臣嘗觀蘇軾知楊州時論積欠狀其言曰方今兩浙京西淮南三

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簿不除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則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任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嗚呼此數語者眞可謂善言窮民之情者矣積欠之害古猶若此民怨之酷今亦何異伏願　聖上深察百姓之怨苦收回前日明查指徵之命而府

步其韻

文章於道未參差亦有人工奪巧倕換骨本來期變化輕心唯在務存持典刑會禮雍容處斂妙倸尤脫手時可笑退之底苦惱却將論著說寒饑

山海關次副使韻

臨洮延袤抵燕遼幾處亭墩幾櫓譙麗氏設防區絕漠魏公增築爲全遼溟波激盪群鯨戲岳勢奔騰萬馬驕觸踶今來無限恨臺城雖固奈亡蕭

又

飲馬秦城下停車古塞旁即今關第一自昔號稱長

拔地山仍堞粘天海作湯前朝猶不守何處問興亡

又

魏築因秦險崇墉截巨濤事堪懲晉宋才亦出蕭曹
虎豹當關立魚龍出海逃嗟令人代變遺恨轉滔滔

又

次第邊城失當年此亦孤深讐天豈戴大盜地終輸
西北崩隍在東南半壁無白頭還舉事吾且爾何誅

此篇專指吳三桂

贈山海關儒學傅教授

關門紫氣正氤氳欲訪眞人倘是君架上秘書三百

之需而移之於一歲之民布設有不足其亦幾何臣於是益知雖前日諫臣之疏蓋未始不可行也而雖用議者之言以盡蠲其積欠蓋亦未始大損於國計也今臣於病伏呻痛之中神思恍然不能畢罄平素之所思只將數款粗貢微衷祈 聖明不以爲愚妄而採而施之則此豈特微臣之幸抑亦國家之幸也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玉堂因雷變進言劄 丙午十月修撰時

伏以嗚呼今日國事誠可爲於邑而流涕者矣上無興撥之志而逸豫之日狃下絕激勵之方而媮嬉之

日痼譬如不操之舟久而鋒孔愈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弛弛靡靡寢微寢衰唯日趍於淪墊破壞之域今日群下之所庶幾日望於 殿下者秪在於 聖志之一奮以勉修庶政頻接臣僚以少振其積弱將隕之業焉而日者冬雷虩虩一旬而再發雹降地震之異交警於南北上天譴告至於如此此正殿下之勤聖慮而厲乾剛以感激皇穹消弭災害之秋也臣等玆不揆迂陋輒敢有所塵瀆以干 嚴威唯 殿下之留意焉嗚呼古人有言曰逆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返者時也夫 殿下之臨御臣民今已

八年矣其不及十年考纔二年矣 殿下試反思之八年之間所注措者何策歟而所作爲者何業歟不聞其日進而唯聞其日退不見其寖昌而唯見其寖弊綱紀政令日懈一日國體君威日替一日譬如千仞崖岸雖未見崩隤之果始於何時而夷而復夷今已寖然而爲谷矣盛年易過大業難持而扶衰補弊之政其眞無可成之時矣當 殿下初登寶位也承仁廟之赫業繼 寧考之大志睿質夙茂令聞克著則有初光前此眞可爲之幾也而此幾旣已失矣當頃歲妖孽之示警也懼譴告之孔慘憫憂虞之多端

下　殿下之警動厥心者盖嘗切矣招集群僚大詢
謀謨則因災轉祥此又可爲之幾也而此幾又已失
矣當前夏溫泉之返駕也沉痾旣祛舊學亦至志氣
可以復厲德慧可以復進則舍舊圖新此又可爲之
幾也而此幾又已失矣難逢之會當面輕過易頹之
治擧足愈下則此今日有識之士所以不能無慨然
憾恨於　殿下之日事倦勤也今者暴客纔回噴言
方肆庚寅之事猶未至此則拂亂增益此又其幾而
臣等竊伏覩　殿下之所以措心立政者猶未有以
大異於前日而震惕之餘繼之以銷沮銷沮之後轉

以為偷靡而唯將曰亦既勞止訖可少康矣唯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矣則今日之幾又安保其不為前日之虛抛耶噫今夫為州縣者一旬廢衙坐則吏胥為之寒心一日留訟牒則小民為之嗷嗷人君之事重於守 則嘶矣軍國之務豈於州縣則彰矣操作威作福之權而事事而拘牽持國家利勢之柄而唯日以遲回則逶迤遷就之際綱紀之潛替事機之漸隳蓋必有不勝其多者矣晉接之期甚濶而猶廢文書之入雖尠而亦滯此雖每因 玉候之多愆而其於君臣上下應酬交際之道豈不隔絕旁落而無

餘存者耶嗚呼今日群下之所庶幾日望於 殿下
之一奮聖志者非欲以自利其家也乃欲我 殿下
之國之理也使今日國家盡革舊習而以日臻於治
安則此大榮也是榮也是群下之榮耶抑君父之榮
耶使今日國家不改此轍而終不免於危亂則此辱
名也是名也是群下當之耶抑君父當之耶苟 殿
下垂念至此則亦必有所瞿然惕然而知所擇矣而
然以 殿下之明聖終未見其有悔悟之端者是必
殿下自以席祖宗重熙之業二邊之釁粗弭矣四方
之民粗保矣百職奔走又自率於下矣吾雖深居於

內高拱於上而可以宴佚而無他虞矣抑又以爲吾雖不事剛健而終不失爲仁厚矣吾雖未能憂勤而亦豈至於弛廢矣乎以自恣之心長自逸之德唯泄泄危亂之日歸而不自覺焉噫噫豈不大可憂悶而痛迫者哉西漢之盛也莫盛於文景而復興於孝宣終危於成哀後之論者不以咎成哀非無咎也不足咎也而所咎者在於元帝之徒能仁厚優游無斷唐之盛也莫盛於貞觀而復興於元和終危於懿僖後之論者不以咎懿僖非無咎也不足咎也而所咎者亦於肅成之徒事文雅痿弱不振今 殿下當積衰

之餘處狃安之時亦宜一鑒往古而以戒其當戒者也嗚呼使今日之事至於如此者亦豈非群下之罪乎臣嘗觀金史金自南遷之後群臣任事者往往無恢復之謀唯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唯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此金之所以終底於危亡者也以臣等觀於今日則其不與彼時同者蓋幾希矣今

殿下如欲自勵而勵群臣則必先刻誓于心曰疾疢之作由宴安矣宴安之懷不足樂矣徒使我獲戾于天于祖宗于小民矣必先屛嗜慾懲怠惰而使吾身始立於無過之地察民瘼决壅蔽而使四方無異於戸庭之間而數開經幄以資講劘總畀大柄以振頹廢且以之責勉宰輔使之孜孜於拯救生靈迓續天命之策毋復以先入爲主已行爲是而爲前日之姑息則今日之危者或可轉以爲安而如其不然臣等顓愚不佞誠不識國家之將稅駕於何所也嗚呼人才之凌替又莫如今日之甚此亦莫非 殿下之不

類接臣僚之致也旣不見其面又何以知其心旣不聞其言又何以知其才今將使之授吾之重任托吾之大事而所憑者只是銓筒紙上之名而已則古之明君英辟所以顚倒駕馭使有才有能者爭自淬礪以供上之所需者必不如是之草草也是故祖宗舊規庶官並賜輪對以綜覈激厲之實豈不委曲周悉而今先朝美政守令亦皆晋接其所法筵三講旣以違豫而不擧儒臣召對因復廢閣而不行臣等無狀迹忝近密而猶未得以數覲耿光而況於遠外疎賤之士耶逸驥未必不馬於下澤美

林未必不混於焦爨而移東塡西掣左補右乎時差
除每患耗缺苟國家多事四方有虞則抑將何以應
之耶噫此亦非細憂也且言路之於國家猶人之有
命脉也脉絶者死言絶者亡此誠不可以不慮者也
而臣等竊伏覩近來此路轉益崎嶇片言有忤而
恩命每靳一事或錯而嚴旨隨降則曩日一二臣之
事固足爲言路之戒矣至於今秋求言之 敎眞可
謂哀痛惻怛而布之四方已過兩朔只是二三守令
所陳民瘼而已曾未有指摘朝廷之闕失者是豈朝
廷果無闕失之可言者耶是誠由 聖敎末端數語

耳夫 殿下之所指爲奸邪者似若在挪世哲輩而此事則旣已明白退斥明旨赫然今又何必更擧於求言之日乎若其同異之說則尤有所未然者今之薦紳之士懷同異之心者固皆非矣然國家之祛此害自有道理今徒欲設此目以爲言者之禁則是將無人不可疑無言不可罪而其流之弊或至雖有肆爲朋黨以壞我 殿下朝廷而亦無由而聞於前矣昔宋哲宗時嘗於求言詔禁六事相臣司馬光抗疏爭之以爲人臣唯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斯豈非老成者長

慮遠九懇懇之忠言聊借乎嘗 殿下之始有此教
也未有以光之此言進於 殿下者也今則教已頒
令已行已無可及矣而然 殿下終不可以不聞此
言臣等敢因言事復縷縷而畢其說伏願 殿下恕
其僭赦其罪而垂神察納焉取 進止

請召還八諫因論金益廉事疏 時丁未二月修撰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九日夜在直廬伏見前後 聖
教聲罪臺閣一併竄逐切責近列有至拿罷 天威
荐疊光景錯莫而喉司既空爭覆無人中宵遑遑刻
漏已深倘少遲延而此夜轉爲明曉則 國忌在前

齋事將戒雖有切至之論肝肺之辭皆將以例格矣臣於李翽等所論不無不敢是非之嫌而至若金禹錫等事則適於日前得聞語臣之語故敢於立談之際草進短疏而辭有所不暇敷情有所未盡暴倉卒寂寥無足言者臣常切愧慄於中矣昨伏聞頃者兩司引對之時自 上有以臣疏中所陳爲非實然之狀者臣愈不勝惶悚自恨樹立之素汚曾無所取信於君父也噫嘻今日是何等時也天災民怨日以益甚而朝著泮渙廊廟空虛國家之憂有未可以一二言者譬如行舟於溟漲之間而旣失長年又喪檣檝

萬斛之重作一虛器其覆其濟殆未有所卜也今臣
荷受渥恩職忝近列揆以分義有不可以終始淟涊
坐觀於旁欠者且今合啓中所論左議政臣洪命夏
事比兩相稍從寬輕臣又不可輒諉以親嫌玆敢披
露愚忱仰干 宸嚴唯 聖明之裁幸焉嗚呼漢司
馬遷有言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實皆以
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今者兩
相之爲國家忠勤才力之臣卽 累朝之所嘗眷任
而國人之所共許者也此豈眞有一毫忘君父負國
家之心者哉唯其弱國無辛重責多尤上年之事所

遣臣測假令果有奏對之錯謬者一如記事者所注錄而狀本之失誤又是人人之所指點臣愚則以爲比正司馬氏所謂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執法之請此有所憑而爲法之受彼亦難憾苟

聖明務欲憫念舊臣而終始全恩則唯莫如使之速得其自便自安於私分而已方壯之論威不可折久激之議愠不可解若此輾轉收結無期則兩相之跡愈益其鼿𨼲而國家之事終將靡所底止此誠

聖司之不可不周思長慮一以爲大臣計一以爲世路憂而處之必求其當者也力李翻等之一時黨論也

殿下於三司面對之請旣皆揮却臺啓之外大臣及
諸臣之相續投疏者又莫不以翻等爲言辭不爲不
切矣誠不爲不至矣而 天聽愈邈尚未有收回之
命愚臣眇末迂晩之說亦自知其無所槩於 聖心
而臣於伊日之夜目見李夏等卒承 嚴命顚倒下
地朝衣坐藁吏胥驚嗟氣象慘然臣猶今往來于心
不能自置實不料 聖明之世乃有如許擧措也今
不特李翻等七人而已又有李垕之事垕新自外來
於李翻等被罪之後繼而爭執而敢以疎戇之志激
發危罽之論未蒙矜納旋謫邊遠輿情之鬱抑憐憫

又有甚於李𪐗等者盖其所引說話既一一具載於起
居之草則此其言之非其所自誣者可知也因兩司之
再避特賜引對而 天語和柔既不棄斥於纍臣而
言者則此其事之本非所難已者可知也然而不 允
群情不思所以召復則臣愚未知 殿下之所以遂
罪臣者抑又何故嗾至於執義金益廉之連爲八啓
也凡所言議一悉之啓辭無不可也正兼具別疏終
秘同席託以機密亟求旁進乖常之舉已非光明俊
偉者所爲而且其與李𪐗相議於朝房也凡臣所言
廉皆諾諾至以爲吾亦嘗見此說於政院日記厥所

證明不啻丁寧丙申生計較進退游辭甚閒情節又有不可盡聞於　　者㞐遂發憤先爲引去則益廉於繼避之辭乃復以流傳之說爲語有若售所昧昧而未有聞者及㞐得罪人皆咎之則益廉於再避之際故爲遞簡於政院有若初執左契不得不論者而其辭乃曰旣非耳聽之言似難取信㞐之不得不相持者良以此也又曰初不知有此今見此語不覺心寒而骨驚也噫臺閣論事理宜明正而始譖終變作違旋隨諉之流傳而旣參首發之名託以簡問而終諱目見之迹則此人之用意屈曲而能巧於事者何

至於此耶明明　聖朝終無死諫臣於荒裔之理使
厓他日復入脩門則臣不知此人將何顏面而復見
厓耶夫激人先嘗者[illegible]類乎周愼持證郎論者亦近
於鯁直其操縱捭闔或緩或急之說又有似乎懃懃
懇懇之忠焉惜乎以　殿下之明聖猶有所未能燭
於此人之情狀也今日之計只在於　殿下之深留
聖念克懍示圖容以天地解以雷雨而前後入諫一
皆召還則夫臣上所陳一以爲大臣一以爲言路者
似亦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臣不勝惓惓之愚忠謹冒
死而言且臣稟賦虛弱加以素有痰火之症嘔吐咳

喘尋常作苦自數歲以來幸得服藥調攝稍向蘇差而一有傷感還復彌留日前累次辭職皆以此病欲便於治療而已令者舊疾之發已至月餘而適因所差東萊之行待以朝夕不敢更為求遞之計矣一日二日不減而加氣逆之症最是難醫而煩如火足冷如氷痰積於胸食滯於咽種種危苦之狀決無出人直廬之望伏願 聖慈俯軫微懇俾卽遞去職名專意將理庶幾復完為人而得有所殺効於原隰之役也臣尤無任云云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

忍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目録

疏劄十二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疏劄

玉堂請 神德王后祔 太廟第七劄己酉七月副校理時

伏以 神德王后祔享 太廟事 大臣始獻議陳之矣兩司已合啓請之矣 太學諸生又繼以連抗疏論之矣臣等之前後上劄亦且至於五至於六矣夫惟 神德王后配體於 太祖受命乎中朝德儀之無所玷位號之未嘗替與夫後日抑殺之議衰薄之舉旣非我 太祖之所命亦非我 太宗之意旨者盖已反覆援據竭辭而極言之矣茲事也父母之倫

所存也君臣之義所係也　祖宗列聖之所日降監
而期望者也一國民庶之所日夜皇皇瞿瞿延頸而
俟焉者也夫以我　殿下之聰明誠孝克叙彝倫洞
察大義上而盡禮乎郊廟務體　祖宗之心下而勵
志乎治理以順民庶之情者固嘗無所不至而獨於
此祔享一事遲回疑難牢拒群言一至於斯則臣等
誠不勝其駭惑悶鬱而終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嗚
呼自定社之後至于我　宣廟自宣廟至于今日世
已歷八九矣年已過數百矣　殿下之所以遲回疑
難於此者其必曰禮有當舉則惟我　祖宗何爲而

不擧事有當言則其時臣庶何徃而不言是誠必有
其由矣未審　殿下之意其果出於此者乎噫人心
有顯晦而事之虧成屈伸亦莫不各有所待顯於始
者固無貴乎其顯矣惟其旣晦而復顯彌久而愈激
者則其必根於天理合於人情有不可得以終泯者
矣如以曩昔之因循黙昧而遂有所疑難於今　上之
議則甚非所望於盡誠者敍彝倫之日也至於　列
聖之所未能擧者祇以伊時當軸而秉禮者如河崙
之徒苟且傅會以誤當日之君父以塗後世之耳目
而當　宣祖朝辛巳年間所請則又是數十百年後

始擧而論之者也其聞驟則初不能無疑其事大則
始不能不愼此所以秪有封植之命而椔翳之除狐
兔之伐庶幾少慰乎　祖宗之望粗答乎民庶之情
者也今也年代彌遠而　祖宗之望必復加切時日
漸遲而民庶之情愈益難抑則　殿下又何可一向
靳固以之傷繼述之道而拂擧國之願也臣等抑又
惟念　殿下之所以遲回疑難於此者又必曰　宗
廟之禮旣肅且嚴百年不擧一朝升祔是誠有不可
易易爲之者矣未審　殿下之意其果出於此者乎
噫是又有不然者矣記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歿而事之於 宗廟者亦何以異於生而事之於室
家者乎惟我 神德王后以言之乎 太祖則自開
國之初載即冊以繼妃平日之所賓敬也以言之乎
神懿則自在麗朝並封以爲主平日之所相安也以
言之乎 太宗則生則盡寢膳之養歿而躬香祀之
傳平日之所尊奉也洋洋在上之靈亦必有惻然悲
傷乎乖離忻然悅豫其會合不以存亡死生而有所
間焉者矣而況今日之事又有異於前者月遊衣冠
寢園設矣肅將籩豆齋祝備矣儀章禮數漸復而寢
具則立主而祭莊主於廟便是享祀之常節爲此而

不爲彼半舉而半不舉者無此理也 殿下又何可
一向疑難不思所以追 祖宗之心而廣孝思之道
乎臣近又考之晉史西晉永嘉之間追復武悼楊后
之尊號而別立廟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始下詔內
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
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旣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被罪禍
延太母而孝懷皇帝追復陵謚尊號之重一無文替
唯是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
典也若以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位爲非
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會稽

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中書監庾氷等以下並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皇帝元后悼后俱爲嫡配者正與太祖朝事相類也始祭弘訓未入太廟者又與 神德王后事相類也而虞譚之所謂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祀別室者最爲明確不易之論此豈非今日典禮之臣所當据以爲式者乎今臣等之所論列於前後妄有測度以犯愚僭之誅者固非一二而旣有所懷若復畏難而含黙則亦非義之所敢出也輒復冒死覶縷之至此伏願 殿下加意澄省卞別然否夬賜俞答勿復以不允爲批以少慰中外臣民舉國顒顒

之望焉取　進上

第八劄 七月副修撰 金萬埼同參

伏以臣等於日昨伏蒙　賜對幸隨大臣諸臣之後敢陳速擧　神德王后祔廟之請而臺官館員之進乎前列者旣已備盡論建臣等則不復別爲勦攙架疊之說而退矣然臣等伏奉　聖旨之所以敎詔乎筵席者不曰今日群臣之言無稽也乃曰實錄所載予旣已知之矣不曰玆禮不可擧也乃曰事重體大予不得以輕擧矣至於泣號靡替之由嫡配並祔之論亦皆洞悉故事之如彼時制之當然而不以迭進

亙至之言爲繁複溫溫諄諄　玉色凱豫臣等竊不
勝內自感頌于心而盖有以冀　聖俞之逮下而六
禮之亟完也夫我　神德王后園陵之不祀享已數
百載于今矣香火之薦只擧於每年之寒食蘋潔之
役屢托乎昭悼之孱裔年代寢遠行路同傷而幸賴
我　聖上盛德至孝善繼善述聿追我　祖宗列聖
之遺志遂使數百年所未遑之闕典一朝而擧焉既
建原廟復置祀官標燎有所掃灑同欽此今日中外
臣庶之所共聞然而忻愴然而悲至有繼之以感涕
者也噫既后矣既母矣固不可以不崇而不寢也既

陵矣既寢矣又不可以不主而不祔也則以 太祖之配而祔 太祖之室以 神懿之列而居 神懿之次以名則正以分則順此禮秩然此理昭然此誠非幽闇而不章紛錯而難知者也而今 殿下之所以遲回疑難者秖在於事體之重大噫禮在宗祀閱百年而始舉則固不可不謂重矣事關倫彝舉一國而同辭則亦不可不謂大矣而唯其既重且大尤不可以不亟舉而速完也則臣等今不敢更爲支蔓之語重複之辭是唯在 殿下之垂燭乎前後群臣所進之言而有所察納夬降俞音以卒大禮以慰追

祖宗列聖之遺志以副我一國臣民皇皇之望臣等竊不勝區區之願焉取 進止

第十一劄 七月

伏以臣等昨者伏奉 聖旨復以不允爲批臣等竊不勝皇惑抑菀繼之以悶歎之至夫尊 太母大倫也祔 太廟大禮也舉大禮以章大倫此大德事也以 殿下之盛德達孝宜若可以快許而久猶不之許者是無乃尚有大疑大難有所未能釋然於 聖心而欲許而未能許耶噫事體已重時代且遠重故多慎遠故難徵此固 殿下之所不能以無疑者也

而當時德儀或疑其有所愆繆後日位號或疑其有
所降損此所以遂有考出實錄之　命者也今者實
錄既已考出而其他若龍飛御天歌東文選等書又
皆可以參互憑據定社之事變始出於身後昭悼之
難禮不可以上累則德儀之弗玷已無所可疑者也
褕翟之儀蓋卽備於初載封謚之稱尚猶存於後代
則名位之無替又無所可疑者也噫始之所疑今可
以無疑矣而然　殿下之所以持難而愈不决者其
又或在於兩后位次之說耶惟我　神懿王后不幸
先薨於在邸之辰而　神德王后當受命之初膺配

乾之尊臣等謹考故臣鄭摠所撰定陵碑文則文成於開國之翌年癸酉此卽 神德王后正位中壼之日也其文曰 殿下配韓氏先薨贈節妃陵曰齊陵繼室康氏封顯妃夫以言其尊則贈與封無異也以言其序則贈固先於封也 神懿爲元妃 神德爲次妾嫄簡狄其位之不可紊者又不難知也則今 殿下之所以持難而愈不决者特以 祖宗朝之所未行爲難行耳昔者晉武之楊后永嘉之所未祔也而至咸康而祔焉唐室之郭后太中之所未祔也而至咸通而祔焉咸康固晉世之令主後之君子嘗許

其善於繼述而至於咸通之事宋朱熹書之于綱目曰始以懿安太后配饗憲宗書始者所以譏其遲也今日群下之所以合辭而共請以冀祔禮之亟行者是亦欲我　殿下之善繼善述以追我　祖宗之遺志而毋令後世復有遲遲之譏焉而已夫豈敢槩之以其所難嘗試以其所疑以自陷於不測之罪哉臣等玆不避煩複之嫌愚妄之誅復取前日所已進之說反復推繹而陳之伏願　殿下念此大倫之終不可以不明軫此大禮之終不可以不完卽令禮官遠議　神德王后祔廟之典以慰神人之望以答臣民

之願取 進止

第十三劄

伏以今日之論固不可謂不重且大矣上自大臣下暨百僚莫不造庭叫閤齊聲以共請者辭不可謂不切而誠不可謂不至矣然臣等之意則又竊以爲此不在多言而廣喩今有一語可以立曉其倫理之所當然者夫母於家者卽家人之所共爲之子者也母於國者卽國人之所共爲之子者也知其爲母以爲母也而顧不以母饗之者非子道也惟我 神德王居卽我 太祖開國受命之日冊之爲正妃以母儀

一國者也凡爲我　太祖之子孫臣庶者皆於　神
德有子道焉凡爲我　太祖子孫臣庶之所以事
神德者唯當以子之所以事母者事之焉而已樹山
陵置寢廟旣以子之所以事母者事之則至於立主
而祔之廟獨不以子之所以事母者事之豈理之所
可也哉且臣等又有所不可以不汲汲而言者誰我
太祖大王之於　宗廟卽百世不祧之主也四時之
享諱日之祀誠不可與已祧之室爲比臣等謹考故
臣權近所撰興天寺記其文曰惟洪武丙子秋八月
戊戌我　小君康氏薨今以甲子計之戊戌卽十有

一日也今者流火之月已盡剥棗之辰復回今日之
日正當朔朝其幾何時而將又經一旬矣臣等竊以
爲宜命禮官亟修當祭之祭一如齊陵例焉其於
太廟升祔之典復許長弟舉行以快副一國上下大
小臣民之望臣等無任皇皇祈懇之至取 進止

待罪疏

伏以 神德王后國忌定以八月十一日事已經該
曹議大臣施行此議始出於臣等劄辭中所引故臣
權近與天寺記及今番實録謄本八月戊子之語矣
朝者伏聞實録謄本中又有九月丙辰之文以干支

計之八月之朔若是戊子則丙辰當爲八月二十九日不當入於九月臣等始相駭惶覺有攷事錯了之失更取皇明大政記考之則洪武丙子正月朔則乃是庚申而丁丑正月朔則乃是甲寅試以氣朔盈虛之法略爲布筭則丙子八月朔日似當爲丙戌而戊戌則十三日耳臣等當此大禮肇舉之日不致審愼於疑難之地不令該曹與書雲更加精究而率然爲無稽不詳之說幾誤祀事臣等負犯實合萬殞伏乞

聖明亟治臣等妄言之罪以重事體臣等無任兢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病甚辭職兼陳所懷疏 己酉十一月 副校理時

伏以小臣禀質虛脆加以疾恙纏綿根柢益痼每於秋冬之交微乖節適即傷風寒必須費日將理始得差可知醫者皆以此謂臣年例之症今歲則得此症尤早初傷於庭試考試之夜輾轉彌留已抵一朔而頭痛寒熱嘔吐咳喘種種添苦飮藥而罔效取汗而不減適因僚員之在外未遑無所輪替長臥直廬微臣痛痒縱無足恤而豈可以 經幄顧問之重地作一無用者養病長痾之所哉伏願 聖慈俯賜憐察亟許遞改職名俾臣得以專意調息以獲蘇痊公事

私分萬萬俱幸且臣伏見本館諸臣近以災異荐疊
續有進規之言而祿臣病故一未得致身下列與獻
末議失職曠事臣則有罪今臣亦有一二迂妄之見
不勝區區憂愛之忱輒敢有所陳列 惟願 聖明矜
其愚赦其罪而且勿以人微而忽其言則尤幸矣臣
竊觀今日國事之可憂日甚於一日上天告警式月
斯頻則此可憂也小民怨詛四方嗷嗷則此可憂也
人才眇然而百度弛廢財用蕩然而經費虛竭則此
又可憂也然而人心之易媮物情之冀倖而沉迷晏
宴亦莫甚於今日或者以爲前日亦嘗有某災矣有

其異矣而前日之應旣無所可徵矣今雖有其災有其異今亦如前日之無所可徵則善矣前日亦嘗爲某事矣行某法矣而前日之民旣不敢不從矣今雖爲某事行某法今亦如前日之不敢不從則足矣前日之所嘗警動而不敢不畏乎天者今則漸至於恬然不忌前日之所嘗難愼而不敢不軫乎民者今則漸至於悍然不顧此固臣愚所謂日甚一日之憂而日者梨柿差員之報又適至於此際北方聲息頗屬危厲彼之事情虛實固有不可以詳知者且必有未必盡如所傳之說者矣然此卽與南宋嘉定年間余

嶸之剌得金事同一情形此眞德秀之所以中夜彷徨以爲國家多事之始君臣上下恐懼脩省之日可以爲憂而不可以爲幸者也嗚呼堂堂中華蛇豕宅之冀翼宗周荆棘生之有志之士常思一灑其讐恥則完顔之自阽危釁豈非有宋之大幸而德秀乃復以可憂爲言者抑又何歟臣嘗細考德秀前後之論其曰日逐呼韓之爭信以爲天之佑漢而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所以禍梁者乎今虜之存亡大勢可覩雖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猨勢有相及應酬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者最爲

灼然幾先之見其後三十餘年開慶景定之間德秀之言無一不驗噫昔人之所以爲憂於當日者又安知獨不爲今日憂耶爲今日之計唯在於修實德敷惠政以先固結人心抑浮議尚忠實以先收拾人才省冗費愼興作以先完養人力如越人之生聚十年如齊人之責實試官絕朋禁飾如衛人之大布大帛而已其發之爲政令者尤必加意於賞罰之際賞必以時而舉罰不以近而免而一舉一措無復爲前日姑息濡滯之歸其宂繁文末儀有近於虛夸私智褊見或病於牽繫者並皆一切掃除無令更恩我敦大

淸明之治焉則其於自强之道或者其過半矣唯願
我 聖明於湯劑調攝之暇毋遽以疢疾自怠危憂
自沮念玆在玆以恢遠圖則又安知今日之所以爲
憂者乃不爲興邦啓 聖之一大機會也耶臣昨伏
見本館諸臣所進劄本中備陳新選别隊之事此事
之擾民臣亦聞之稔矣臣請復得以申言之臣聞治
兵之道大抵貴乎精而不貴乎博便乎更番而不便
乎長征則日者訓局之欲爲議更兵制者固卽務精
之策也亦卽更番之法也其於減冗食而裕經用捐
老惰而裒壯勇孰不謂之急先之務也然而舊籍之

卒易怨於刻減新募之兵不樂於 充補必須磨以歲月漸革而漸新庶可爲從容善變之歸矣今也上事之人於諸營假屬別得移隷者外又令諸道一時搜括丁壯中外喧然繹騷不已而其言則曰吾非搜括也乃募其自入者也又曰吾非令郡邑自得也吾只令諸兵營及將官私相收召也又以之誘諭就募之人曰此非兵也乃別隊也人有恒言必曰愚民民固至愚可以易欺然其累千人衆之中亦豈無知別隊之非非兵者乎異名而亂實非募而卽括計本欲靜而民反益擾計本欲密而民反益疑此卽諺所謂以

鎌障目取鈴掩耳之說也臣則竊以爲不可使聞於
人也今若只取其已得之數徐徐團結漸次充補唯
勿失務精更番之本意則可矣又何以汲汲爲此杜
遽之圖抑勒之政而病民之至於此耶此亦今日之
無以固結人心之一端也臣昔在丙午冬間忝叨館
職亦嘗上一劄本以進淬礪人才之說矣伊時 聖
明特下批優奬繼以雷變隨諸宰臣之後進對於
宣政更申劄中之說則 聖明又若不以臣言爲虛
妄者而有所酬答臣每一追惟不勝感幸而亦有以
知 聖明未嘗無意於作成人才也顧近數年以來

朝廷之上亡人才之歎矣甚六官三司僅僅畢拜每一員有缺銓部輒患其無以爲代者此又何故耶且以武選之事言之杖鉞制閫偏任以白面紈袴而超陞濫躋之塗遂開軍班撰直多歸於賈竪販兒而朔藝輪投之規亦廢只此一事臣竊以爲已無以奬勵上心厭服人情而必不足以爲他日緩急之用也噫諳養之力不擧而眞才不出激勸之典不施而眞才不出黨論足以害公而眞才不出浮議足以眩實而眞才不出有一於此猶不足以得人而況四者之兼備者乎此又今日之無以收拾人才之大患也且臣嘗

聞國家經費舊貯常患漸耗新收常患漸少而一遇凶歉輒虞匱缺此猶中人以下之家不免求貸者之生活也而况以弱而隣强以小而隣大又且不得不費力於金繒玉帛則正如南宋之人女眞尚存用之於女眞强敵更生用之於强敵目前苟安之計日後消弭之圖皆將有賴於此財臣故嘗以爲有國於財矣孰不節而吾國今日之財尤不可以不節也粗安日久變故必生萬一邊隣事端連仍則明季毛帥之島餉淸人乙酉之海運又是吾國所已傷虎之役未知此時國家將何以爲計耶今特以疆埸之憂未集

於眉睫房闥之娛足弛其心志而治朝禮儀則漸尚繁縟宮禁服用則日趍浮靡如丁未 廟殿之敗建如戊申集祥之新刱固是萬不可已之役也至於今年諸主第之移構臣亦知非 聖明始所樂爲之擧也然而無論當爲與不當爲土木之事則盖無歲而不與矣昔人所謂宋室南渡之後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本不應周備而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但使士大夫沉酣豢養於湖山歌舞之娛者又不幸而近之矣苟 國家於此一向泄泄迷不改圖則臣竊恐費鉅畜竭民困邦瘁騷騷焉終爲危弱之歸而其所謂完

養人力以謀自强之策者終無可成之期也噫今臣所陳實多狂妄觸犯人之見之者其必以人卑言高而譏謗臣者有矣亦必以智疎意廣而姍笑臣者有矣此則皆臣之所不辭也唯願　聖明軫意於蒭蕘必擇之義留神於後時無及之誡以深追孟氏及是閑暇修明政刑之訓不勝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論劾金澄後因人言辭免春坊兼任疏 庚戌三月吏佐時

伏以庸碌如臣 無一取而前後敭歷俱竊華貫尋常愧恧若無所措頃日春坊兼任之　命適下於玉

堂替直之時　嚴召遄降遜避無地又不得不黽勉
趍詣以謝　恩除今者春宮禮加元服之日漸近僚
侍之屬義不可缺闕而臣於再昨之夕偶坐南禁解
衣受風忽覺渾身灑淅轉成寒熱有若痁邪之初發
者終夜呻痛症勢彌苦連投湯劑尚未有分寸之效
似此病狀決難進與於　大禮陪衛之列臣之惶蹙
悶切有甚於疢疾之在身伏乞　聖慈特垂憐察亟
命該曹先將臣所兼帶侍講院文學　稟旨本差以
公以私千萬俱幸且臣近有受人反詆玷辱諫職之
罪而因人供狀方有讞議之　命故臣初欲靜俟處

分不暇先自陳列矣今於病伏之中流聞外議轉益
滋多遮諱之言皆指爲明實糾劾之論反稱以詿誤
臣誠瞿然駭歎不得不以當初得諸人言之始末更
暴於 宸嚴之下也臣伏見禁府金澄朴而晗兩人
所自供狀其中雖皆有脩飾抵拒之辭而其所遲晩
亦可謂狼藉難掩夫宴筵之需酒食之費則雖百甕
之釀千炙之牛此乃與人同歡之資務夸喜大之人
容或可爲至於直發公儲馱歸京第人以爲盡入家
中渠則曰貿易市上設使澄所稱二同九匹之營木
此外無毫末剩羡其比之 先朝所受罪尹策韓暨

等所犯豈不相倍蓰之多耶且澄於本不與宴之兵
使則箱籠駄載其數不貲而稱之爲事體有異而受
焉於非所管轄之統帥則紬綿木花其饋無名而稱
之爲官尊禮饋而受焉此而皆受其亦將何所不受
耶澄雖以不受光州長城之幣爲言而孟子曰辭十
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今澄之所辭者萬而所受者
十萬則假令澄眞無欲富之心恐亦無以自解於人
言也噫武官賫貨文吏納賄一贈一受輒名爲禮而
人之見之者又從而許其與受曰彼皆禮也云爾則
古今貪婪之輩媚附之徒亦何嘗不借禮之一字以

爲發冢之資也哉下於援引先輩長德如故相臣李
敬輿之類以自比況終乃曰務從自約過生嫌澀不
敢盡如前人此尤可駭之甚者臣曾聞故漢原府院
君趙昌遠家有敬輿壽宴時稧軸蓋漢原適以湖倅
與於其席席上同會之客只是六人軸中姓名皆可
考而知也其時故先正臣文敬公金集聞而謂人曰
未知直夫之客皆是升堂者耶直夫者敬輿字也臣
嘗有味乎其言集之微意蓋不難曉噫只此一事已
與澄之廿四守令及諸武客大相不同而禮法謹飭
之士尚且疑其夸焉則澄又何以曰自約嫌澀而不

及於前人耶臣論劾澄之翌日與執義李端夏相遇于臺廳端夏謂臣曰頃見湖伯之書幣物之中以果有彩段爲言而其他所受皆已散盡於遠近親族云諫院 啓辭中憑藉貪婪一語無乃太過耶且聞與宴之客只是十三云何以謂之三十餘人耶臣笑曰吾之所聞如此公之所聞又如此各從所聞可也然所請者只是罷職而以此四字爲言其果太過耶遂以筆抹之其後臣又與端夏相遇端夏謂臣曰昨遇穩城府使柳椐自長興遞來此亦是湖宴之客也余問守令幾何椐以二十人爲答此子本不妄語余得

此語之後始不能無疑於此擧之濫且聞流傳之言澄至造銀器數部云此同近於孟浪而吾則以爲在澄之道雖一隻筯若復泚措於銀則大非也臣曰吾亦有此聞而未知其眞的故不敢入之彈文耳其後臣更詳問於自南中來者攻金之說果是不誣其爲錚盤小者一雙其外又有鉢盂匙筯其監造色吏則姓白而年老云臣遂追載於 啓辭之中今觀澄之供辭專諱銀器一事又以彩段爲無據之說澄之所自爲言者固不得不如此而諺曰薪苟不燃埃不生煙輿人之所傳者亦豈全無端緖而然乎且澄之分

定各邑之物只以鮮魚一種言之羅州三百靈巖三百靈光二百其下諸邑雖以此漸殺其數而合之爲累千此又南來士夫之親聞於羅州牧使蘇斗山之言者如此其所徵選女樂與至二百遠邑殘縣無不被發至如谷城至遠至殘亦送六名其中有年未滿十五者以髮時逃席重受刑訊乃招問令州新官吏於臺聽則其吏之所對者如此論 啓之月雖以語涉煩瑣不爲盡載其所謂徵辦殷於一道者蓋指此等事也而澄供辭則曰只令自營措備斯亦誣罔之一也噫自古人之論議各有緩急而責罰之道亦不

無情法之相叅今之爲執法之論者則曰澄之發營
未造銀器受武夫之物納他閫之饋此皆罪也此而
不治後將無以爲貪汚者之戒也其爲叅情之言者
則曰澄之事雖誠不謹於辭受且務爲後放不可謂
無其罪也而事因壽宴而律用贓法則非　聖朝寬
大之政也此卽古所謂殺之三宥之三之道耳以是
斟酌乎其罪則猶或可也今乃有一二親友愛昔之
論至欲擬而聆斐然以指國之義比澄以採薇之節
以爲饋亦禮也受亦禮也共相淸雪如照冰玉臣竊
未知其可也至如而賂之招尤極奸詐其所汚穢以

十餘種者殊不知其爲何物何種已涉可疑乀攻軍木之名稱之爲本色種種弄幻不一而足且其二駄軍木乃是累月喧藉之說遠外之事雖非目見指計而連輸替載驛路皆言其時且爾澄親友之言則初以爲而賂所遺只是十五匹及澄之入京文學尹堦爲言徃見澄所藏而賂單子又不過廿餘匹政院翰苑之官莫不聞之最後而洛之供出而其所自招者合綿紬白木及所謂本色木者乃至五十匹又安知此外別有真數更加於此數者耶且此不特而賂之事爲然也臣聞其時澄以郴斐然之書遗于都承旨

張善澂家以自暴其無求乞之狀而又言所饋木匹至尠薄矣俄而斐然答其從兄訓鍊大將赫然之書又盛傳於都下其書槩以爲伊時澄果有書而別無求乞之辭只告壽宴之期渠之所送唯是正木三十匹木花五十斤其他物件數種而已其前後數爻變易不恒彼此情狀下里一憋噫此其澄之所謂嫌避自約而反不及於李敬輿諸人者耶此人等情罪之虛實輕重必將自著於廷尉査實奏當之日而臣以當初論 啓之臺諫先喫侵詬又且不適於物議如此此固臣之罪也此又 臣之所以不敢仍冒於縈次

幕於一船之上此非別造十數尺廣艦則不可 靈
悴燕寢既難各設女侍奄人又必環列此非復聯以
左右翼船則不可而且聞議者之言又有別牽小艦
使之收拾挽索以解其胥非云夫今上水之路傍岸
定篙者不過一船之廣外此則便近中流乃無限受
風生浪之地此際無風猶可爲也萬一暑日欻陰盲
風驟起乘之急雨漂擊橫波則其船愈大而其害愈
甚布帷油幕亦無非助激石尤之威者上重下虛掀
撼必多欲挽則萬力難回土囊之怒欲避則方舟非
如小舠之便此其可憂者一也六月之節正當霖潦

三日不雨固未可預期而下流雖晴而上峽多雨則水易盛前灑雖旱了汶淮先雨則水易盛若於水盛之後又加以半日一夜之雨峽水崩騰黃流如海假令滿船之人皆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亦無可奈何此其可憂者二也天時不若水旱無常有水之憂既如上所陳而旱甚水瘠亦甚危悶深瘠而淺淺瘠而灘灘瘠而陸由大灘以上固無論雖大灘以下除月溪渡迷德淵禿音四湖之外則將無處而非灘矣暗石出尖伏巖生牙磊磊象礐盡與爲難則費日耗力亦無計可上此時此心雖一船猶難而況於累百船

已不可言矣而其所以使私第自溺於過侈靡曼之
習不自知其當節者斯誠 國家之失也噫今臣等
之所以特舉此二事爲言者非謂今日節省之道只
在此兩事而已舉此兩事則它事之宜節而未節者
皆可類而推也臣等區區之望唯在 聖明之先節
於此又節於彼以至於無事不節而民力且得以少
休國用由是而少裕則此豈非 國家之幸歟且司
馬光又嘗進奏於神宗曰宣布恩澤則宜以在下爲
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而不
先於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亦安肯甘心而無怨乎

此尤不易之論也臣等於昨者旣見德意之下宣益
不勝感祝忻戴之誠則又不敢不以撙節自近之說
更演於今日而兼以光治平中所進劄本節略以備
故事呈進伏願　聖明澄心省納焉

至日進言劄

伏以天道循環歲運周回一陰一陽消長往來剝之
旣極復亦旋屆乙乎之義聖人攸誠矧乎人君以陽
爲德地底之微務在護植天心之見尤貴體驗伏願
聖明亟垂　睿念昔者　臣候經歲十寧法講久廢
賜對亦停伏覩近日漸復康豫嘉祥攸萃眚咎自除

復以不遠此正其幾庶幾典學殫心緝熙時開幄筵
亦親編帙以發輝光以躋元吉仍念比者國事日墮
百僚怠弛萬務叢脞顧瞻時勢如水益下崇庳隤隳
巨牖漏罅復之剛反此正其會庶幾勵精傾否爲泰
總挈綱紐振刷威號以用陽剛以若乾道惟此一者
寔今急務惟在　聖明加意惕悟剝易之義大抵扶
陽凡厥庶事孰無陰陽淸明涖朝百僚蹌蹌不肯爲
陰君子爲陽進退彙朋宜得其當澄凝九重宮闈肅
深左右使令閹妾近陰雖在宴息暬御宜嚴一令之
出一事之施乍有偏係其失也私毫忽之念息瞬之

頃作有沮閤亦柔爲病柔與剛違私又陰類以陰奪
陽亦乖天理況今　聖朝荐遘災歲軫此民饑憂此
國計哀惸之恩誕發蠲復惠鮮之實罔均孤寡裁抑
之典纔及　供御豐豫之餘浮侈靡去善端之兆善
政之發如草始芽如木始蘖寒嚴尚涸或艱而閼不
惟艱閼又懼摧折陰積之憂蓋亦不細更乞　聖明
慎德無替當復之亨順陽之長自臨而泰泰而大壯
孚號有厲式取諸夬剛健純粹一體乾卦毋令陰滋
而賊于陽毋令柔進而乘于剛一日二日儆戒凛凛
君道幸甚聖德幸甚臣等顒蒙待罪論思茲當至日

敢獻箴規取 進止

因正言趙根避辭辭職疏

伏以臣於殿試考試時猥忝對讀之末列始昧於程例且失於語默終致八言喧沓諫臣陳章雖從大臣之後略暴倅罪之悃而厥疏未得批下之前則便是臺彈之未及發落者況今李珊命援榜之 啓已發一則曰違格一則曰有表一則曰取決於其父之一言尤涉嫌私只此三關節已不勝慄慄之至而正言趙根之避辭又復單擧臣身以爲證援臣誠駭然瞿然殊自愧於古人金緘之戒也根之所云云者大抵

皆由於臣之與承旨李翊酬酢之語臣之語翊則曰當聽命試券之始讀也李元禎即爲起出而已今之得於傳聞而爲援拶之論者則必曰元禎作避其所謂作避者盖必欲謂元禎旋入而參考者也臣之語翊則曰聽命之券旣置出處將書優等而及乎元禎入來答語之時則其攷已不在眼前久矣而已今之得於傳聞而爲援據之論者則必曰擬難之際又必曰亢落之關又必曰注擬之未定其所謂際也關也未定也者盖必欲謂聽命因私而獲第者也且其衆所急持以爲大欛柄者在於元禎吾知吾子之又之

一語此則 殿試拆號之日臣與諸人相與賀元禎
仍問元禎曰吾輩考校之際令公豈果能猜出令子
之作乎元禎曰子之文父之所常教也夫豈不知當
初君輩讀過數行吾果然起出矣元禎旣自恃無所
干預於其子之立落故爲此言而不以爲難臣等亦
未嘗有待於其父之言可取其子故聞此言而不見
可疑實不料今人之疑元禎有若亡鉄者之疑隣人
隣人之言動意態無爲而不竊鉄者也臣於當日賓
廳陳 啓之時非不欲并及此一語以明元禎疎率
之實狀顧竊聞大臣及諸臣之意以爲今日之汲汲

待罪者只爲自下南二星疏中率易收取之一款而已今若蔓及折榜後語言則此近於專爲元禎分疏徑與諫臣相較宜不可爲也遂不敢添揷它語而退矣苟非如此則夫豈不知已激之議無終遏之勢已發之言無終掩之理而姑爲此汶汶而已乎噫畫人草成狀者失一毫髮則非眞面也寫人語言者錯一句字則非情實也而況傳聞其言辭者終必不若目擊聲貌并得心意之爲眞而今之偏信道塗之說者其於大臣以下六七人力爭之言每每聽瑩如水投石惟守執迹之見而不爲原情之論則臣竊以爲太髙

矣臣之此言非特政院聞之一館諸僚無不聞之非
特館僚今日諫院之兩臣亦旣共聞之矣臣言之非
不詳解所其惑而攻其疑亦不爲不至矣疑惑之終不
袪此則臣之不見信亡之罪也直館無人 召牌遄降
前夜趍 命秪爲分義之嚴而各騰諫官之章其
所謂拘於事勢等語意槩疑臣以庇遮元禎此實可
恥之甚者也世豈有被人指摘受人譏議而尙且廻
翔禁直晏然於邇列者乎臺 啓方張直與論下非
不知有乖於事體而不陳此疏則 聖明必未得以
盡燭事狀不陳此疏則微臣亦終無以自訟罪戾而

且臣所帶係是三司之一一斥其非一引其嫌自是
臺閣之事臣謹援此例冒先塵瀆於 宸旒之下伏
乞 聖明俯鑒危衷亟 命遞臣職名議臣罪罰以
謝人言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獻納疏 癸丑十月在揚根

伏以臣於前月在揚根村舍伏奉有 旨以臣爲館
職諭以斯速上來臣適於伊時重患癨痢帖身床席
乃敢呈狀縣道得以病狀上聞獲蒙 恩遞惶猥已
切感祝無涯不意今者復有 召旨以臣差司諫院
獻納者至闓 命褒隨至不知所由也臣自顧首軒

以來久伏先臣墳塋下不特攀援辨柄情理罔極且以營理先臣墓道標碣不得不身自看檢矣今則幾將斷手私心亦既少伸則臣家世世受 國家渥恩者豈敢有全廢公義爲奉身便私之意哉不幸罪逆再罹殃釁於五藏之中爲一天地間窮毒之人神精消亡血氣耗損眼視漸覺昏花鬢髮亦半成霜雪幾如五六十者最是先期料理者事到則却忘對人言語或不終而已輒然就睡傍人莫不爲訝但以平生痰濕肌革適不減耳枝葉雖存根柢已朽臣實自憐自戚亦自知其終不能復爲完全之人加以目今

又得兩手指麻痺之症牽掣痛苦俱所不堪服藥試鍼亦皆無效竊恐自此復作病風筋瘓之人身在數舍之地坐違再 召之命有臣如此誠不如正法受譴之爲甘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微臣疾病沉痼即 命遞改所授諫職仍治屢違 召旨之罪以爲他人之戒千萬幸甚

辭職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於前者屢叨言責動遭詆謗跋疐爲多而疎愚之性尚昧於懲熱顧嘗以語於親知曰排軋每及於疎異糾謫不行於僚友此所以爲今日之 朝廷

君有過我舉之我有失君劾之又何憾耶故於昨者忝在諫職適因玉堂陳劄事有所論列而伊日之夕遂遞其人而代之直夜深承 牌倉卒詣 闕此雖不暇爲辭遜退讓之節中心媿悶固已多矣即伏聞執義李柙陳跡歷陳當初曲折頗與臣言有所逕庭云是無乃臣久蟄鄉僻新到京洛而見聞之訛遂至於此耶糾人而多錯處已則不慊臣何敢貪 恩冒榮苟然自居於言議之列乎伏乞 聖慈亟賜遞斥以安微分公私俱幸且臣於本月初三日登 對之時伏聞大臣備論諸道監司黜陟不嚴之狀自 上

遂幷有推考之 命此誡 聖明欲有所振刷激發
以革其偷惰牽繫之習其意豈不美其事豈不是臣
顧以爲此必不能有所懾服於諸道監司者之心不
知其癢而遽搔之則體終不快不執其痛而遽刺之
則病終不除不知其某官之當黜不黜而遽責之曰
不嚴於黜不知其某邑之當陟不陟而遽責之曰不
明於陟彼豈不內生玩忽之意而有支吾不首實之
計也耶今莫若還寢前日之 命而亟命代言之臣
先賜別諭於諸道以申戒克慎考績之意仍令於當
道等第舉善治者幾人不善治者幾人而其於考其善

垂睿察憐臣疾恙之日久且軫諸司瘝曠之害事將
臣兼帶銓曹備局賑恤太僕等諸任亟先解免俾得
安意將理以圖生全臣不勝悶迫祈懇之至

因持平李宏疏辭職且陳勘勳曲折疏

伏以臣自冒非分之勳籍旋復謬膺勘定功次之重
命慙惶蹙遽處事乖當前後轉動咎從百出群議衆
謗輾轉不捨凡臣之罪臣即自知雖有杜門自訟以
俟公議之見諒而已玆者持平李宏疏中極言追錄
之失宜又謂功次之違例至有更詢以處之請入追
錄已錄矣宜與不宜固非臣之所更提掇而至若虫

範華定功之事則臣旣有所自知亦有所依據而非
闇然自私於兄弟之親而然者則臣於此又安敢含
糊泯默以避繁猥之嫌不盡暴胸中之所寃結者乎
宏之疏曰範華之所自以爲功不過譏察逆節漏報
元勳驅發元老使之告變此特一告者事耳又曰告
者之錄於三等乃 先朝已成之制若以範華爲告
者則賞以三等可也若不以告者論功則範華所犯
亦一大逆臣未知超之二等抑又何據噫人之不擇
其言乃至是耶範華之有功無功曾因沈濡等之侵
辱臣已嘗累次塵瀆於章疏之間此固 聖明之所

者也更乞 聖明亟准上請云云

請撙節經費劄 庚戌十一月校理時

伏以日者賓廳諸臣 引接之時議蠲民役事舉行條件昨既已 啓下矣懇懇 聖教辭旨惻怛既令并減今年八路諸般身布俱有等次又許兩湖姑捨秋用舊結之例而并以今年實驗田結收其稅役唯此二事實是目今第一救民活民之舉今日民庶之聞此舉者孰不歡忻鼓舞以頌我 聖上矜恤愛惠之至德也顧臣等於此復有所不能無惑於心者夫國家既已大蠲歲入之額則又必須大節歲出之數

庶幾收費相當經用無缺而今　國家之所以許該部之寢抑者乃不過各處小小營繕之事而至其役大於此者猶有所不能寢所以飭該部之裁禁者乃不過各司若干先期進排之物而至其費鉅於此者則猶有所不能裁者抑又何歟昔在宋治平中司馬光以知諫院進一劄子論凶荒殺禮之事其言以為雖南郊事天帝王之殷禮而牲帛之外儀仗之類皆可減也雖上自乘輿服御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亦可省也夫以中國之殷富以天下之財力二遇數方之水旱其所節損猶且如此而況今吾國之災八

不善也又令用宋朝司馬光所陳剌擧八法以爲例及其後又以其黜陟之當否以爲諸道監司者之黜陟則庶幾專有條理且近於務實事雖微苟有懷不敢不達伏願 聖明留神省察有所進退焉臣無任兢惶屛營之至

論水路疏 甲寅二月副應敎時

伏以 大行啓殯旣有時日唯是水陸兩塗久未有決矣日昨都監諸臣看審之行已得返 命而從水之計遂大定矣從前以水爲難者皆言大灘之危險而此險亦有可以方便穩過之策則此誠甚善又甚

幸無可論者矣第臣亦嘗屢有沿湖之役此水之風雨潦旱皆得備嘗實不勝區區憂念於心而今也同列之臣亦已俱上章牘未蒙 報可義有不可以嘿觀於傍次者玆敢冒死一言夫今之以陸爲最不便者必以舉士多死爲言晴極熱役至重誠亦有死傷之憂矣設令從水累百船艦之上群束衆聚晝曝夜濕嘔泄易作便旋難收則此亦可死一板之外足失則可死衆挽之際索激則可死夫豈全無死者且今之以陸爲憂者雨雨甚則橋折路泥憂一而已以水爲憂者旣憂雨又將憂風又將憂旱蓋 殯宮安奉

而辨焉者此恐不免於饍饗用藥之譏其甚苟且者三也今雖以水陸比絜而論之水程旣以三日爲限若於陸路亦限以三日則丑發辰止申發酉止從容穩便亦足以得到 新陵而有餘勞死喝死固非可憂而使天有風陸則可行使天過旱陸則無憂至於雨水橋梁雖極難便苟能極思求變如治水路之爲亦自有可行之道臣誠未知其水之勝於陸也且今之言水路之便者莫不曰紓民省弊夫祗奉 梓宮經夜水次大是不安於臣子之心者今將攻以爲靈幄此極可幸而至其興工作役以擾圻民此猶陸

之弊也水挽陸轝人卒相當三日所用少必不下萬餘而今於　幄殿兩所旣有由水上岸由岸下水之轝若於大灘亦爲回路移奉則又必皆用轝士此便爲水陸幷擧之役又何省弊之足言乎噫　聖孝出天跼履唐虞奉養　東朝志物兩至皇天不吊大憾斯丁岡陵之祝遂變而爲哀素之節而因山之制亦幸前定則當　皇皇孺慕之日所周思曲軫靡極不用者正在於節載一事今乃決意從水爲一定不變之計者盖所以遵奉　大行宿昔之徽旨而惟我大行慈聖之所以有從水爲便之教者盖亦爲我小

民死傷擾弊之患則令 聖明之所必遵必奉者唯當在於爲我小民袪死傷擾弊而已從水爲危而復病乎民由陸爲常而無害於事亦安知 洋洋在上降監靡忒有不以取陸守經爲善承 徽旨之道乎且禮者所以謹於治生死者也而送死之道尤有重於養生以其一而不可得再故也於此而有不慤君子謂之鹵有不文君子謂之陋今者諸臣之徒以唯諾爲事捨經而喜權行危而求安其於用義盡道之節亦皆擺除而不顧者是不幾於鹵與陋乎臣之欲進此言疏成者亦有日矣適因牽掣事故未卽陳列

今則時已晩事已後恐徂爲瀆擾 嚴廬之歸而私
心耿結猶且未已遂敢診言之至此伏乞 聖明亟
垂鑒察將臣此章試下之都堂并令董等諸臣更加
確議務出於必誠必愼勿之有悔之道云 萬幸甚